

单县羊肉汤

□武红旗

因为给战友的女儿“送粥米”，我才有机会喝到慕名已久的正宗单县羊肉汤。“送粥米”，又称“送祝米”，是流行于鲁西南一带的传统习俗，即某家添了孩子后，过了一定的日子，亲朋好友都上门去祝贺道喜。

单县离我居住的牡丹区有近百公里的路程，不算太远，但对于生性懒散不喜运动的我而言，虽心向往之，却疏于行动。我所在的地方，虽然有不少挂着单县羊肉汤招牌的餐馆，但却分辨不出它们是否正宗。这次接到战友的邀请后，我二话没说便应承下来了，因为我要借这个机会去品尝正宗的单县羊肉汤。

当天，战友家的亲朋好友来了不少，大家被安排到一家上档次的酒店吃饭，不过宴席上却没有羊肉汤。“送粥米”在当地是一件大喜事，宴请客人上羊肉汤，似乎有怠慢之嫌。战友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，来

到我面前低声说：“今天你只管痛饮，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喝正宗的单县羊肉汤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战友便带我来到一处挂有“徐家羊肉汤”招牌的汤馆。当时，宽敞的大厅内已经坐了不少人，食客们一边喝汤一边聊天，场景甚是热闹。战友介绍说，这家店在单县最为出名，也是生意最为红火的一家羊肉汤馆。据他说，单县羊肉汤由徐桂立、曹西胜、朱克勤三人开设“三义春汤馆”伊始，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……一说起羊肉汤，他的话语中就透着几分骄傲。

为什么单县羊肉汤能名声在外，并且长盛不衰呢？战友分析：第一，单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放养出的青山羊膘肥肉嫩；第二，当地人熬羊肉汤的技艺一流。

战友说到高兴处，又向我透露了单县羊肉汤的熬制方法。原来，他的爷爷也是一个

熬羊肉汤的好手。虽说他家里现在已经没人再开羊肉汤馆了，但祖传技术还是传到了他手里。战友告诉我，熬羊肉汤时，得挑粗壮且剔净了肉的羊骨架，先用刀背砸断，再用流动水冲净血污，投入沸水锅中煮透后，捞出，再冲洗干净。大锅里加入清水，放入羊骨、羊肉，香料包（包内装入葱段、拍破的姜块、桂皮、白芷、良姜等），待大火烧沸后撇去浮沫，放入羊网油，盖在汤面上，持续大火熬约2小时。等锅里汤汁成乳白色时，再把羊肉汤盛入放有盐、味精、丁香面的大碗中，撒

上葱花，香菜即可。

当我正同战友交谈时，服务员把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羊肉汤端了上来。我端起碗轻抿一口，果然好喝，不腥不膻，香滑爽口，我一口就喝下去半碗。喝羊肉汤要搭配些面食，如暄软的馒头、外酥里软的烧饼、筋道耐嚼的香油大饼，还有鲜香可口的水煎包等。

其实，馒头是不适合与羊

肉汤同吃的，因为馒头泡入汤中会快速吸水膨胀，入口如泥败吃兴。烧饼虽然好一些，但也需要及时食用，否则会失去原有的酥香口感。我认为配羊肉汤的最佳搭档还是那金灿灿的香油大饼。这种饼筋道耐泡，既可以充分吸收羊肉汤的鲜美滋味，又能在浸泡的过程中释放出自身的香味，令肉的鲜、饼的香交融在一起。

“南河”学钓鱼

□王庆美

在一个冬日温暖的午后，我跟朋友到“南河”（万福河）钓鱼。钓鱼我是不会的，只是觉得“好玩”，跟着学学。

朋友递给我钓鱼竿，示范我怎样握，怎样打开保险。我连连称好，心里却想：还有这么多道道。

朋友挂好鱼饵，给我示范如何抛线。“试试！”朋友鼓励我，“好，看我的。”我把钓鱼竿小心翼翼地举起，使劲向河中一甩。“嗖”的一声，铅坠呼啸而去，“咚”的一响，声音极小，几乎听不到。“甩哪去了？”我有些仓皇地向河上张望。

“收线收线！”朋友催我。“收线？”我有些懵，“刚下钩，有鱼了？我怎么没感觉？”

“有啥鱼，铅坠掉了。”“我说怎么这么轻。”我一边收线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。

朋友换好另一组鱼钩，又示意我抛下去。经过了一次失败，就有了经验，这次顺利入水。

“学会了。”朋友笑着来指导，“看竿尖，只要一抖动，就有鱼，幅度大约一厘米。起钩时猛一逮，然后快速收线。”“明白。”

“真稀罕，为什么不用浮子？”心里正好奇，过来一位钓鱼人，提着钓鱼竿。“矶竿钓鱼好吗？”“鸡竿——竿

子尖像鸡啄食一样？还是机竿——有一个收线的机械线圈？”多了个疑问，更没有心思回答他的问题。后来才知道是“矶竿”。

初学钓鱼，呆不住，忍不住乱跑——到别的垂钓者那里看看，聊两句——真打听到有一个人钓到一条五六斤重的鲤鱼。

“你的鱼竿上鱼了。”一位钓鱼人向我喊。一阵激动，跑过去，按照朋友的嘱咐，一连串的动作操作起来。朋友也跑了过来，“有鱼有鱼！”我边收线，边大叫，“挺重的。”

“出来了。”朋友说着。“哪里？哪里？”我根本找不到鱼在哪儿。“慢一点，别慌。”朋友提醒着我。这时看见水面白色一闪，“跑不了。”这可是头一条，有梳子大小。

“不错不错，不会‘空军’了。”

有了这样的成功，信心来了。再下钩，颇觉“得心应手”。

十分钟了，没动。半小时了，没动。……

“还没动？”朋友过来问，“是，没动。”

朋友蹲下提竿收线，“看看什么情况。”我无所事事地在一旁看着。“哎——有鱼，有鱼！”“有时候你看不出来

吃饵……”一条小鱼被拉出水面。有十厘米左右长，三四厘米宽。

把鱼抓在右手里，走向网兜——一头丢在水里，一头钉在岸上。一只左手去提，不能完全提出，右手习惯地一伸。那条鱼一挣，滑出去了，正好落进河里。“怎么了？”朋友一边挂鱼饵，一边问。“跑了，跑了……”回答我的是朋友的大笑声……

第三次起竿时，明显感到有重量。于是迅速而安静地收线，心里默念：“有鱼。”旋转小线轮的手就加了力量。正摇得起劲，小轮突然脱落了。捏着摇把的手不敢放，提着鱼竿的手不敢轻——即害怕弄坏了朋友的鱼竿，又害怕跑了上钩的鱼——不知所措了……手忙脚乱了一阵子，怎么也弄不好，不得已，大叫朋友。朋友接过去，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好了。又笑着示范我应该怎样正确抓握，怎样用力……

一边收拾刚刚拉出来的鱼，一边心中暗想：真是“事事洞明皆学问”。

“今天钓了三条鱼，跑了一条。”在回来的路上，我还在想着那条跑了的鱼。“正常正常，别想着钓多少鱼，享受这个过程就行。”

也是，这次学钓鱼，也算有所得。